

志下

明文

內鄉知縣加二級宛平寶鼎望重修

內鄉縣城碑記略

南戶部尚書謚文莊

王鴻儒

南陽人

自大盜起燕南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城鎮村落多所
殘破若內鄉其一也正德六年縣令張侯經來宰是
邑見舊城卑薄不可守率屬吏民百堵皆作無何而
功以成址厚四丈其高減四之一下固以石外甃以

71011

32112

磚重門四闕麗譙高揭粉堞周施輝映雲漢繚以濔
漚注以清流授兵登陴望者氣懾誠一時之金湯也
於是賊再至而不敢返邑人德之乃請余記其事於
石竊惟昔者文王作邑於豐也其詩曰築城伊瀋作
豐伊匪匪棘其欲適追來孝夫築城而深其池至可
匪豐水則池之深不可越矣池不可越則城之高不
可凌矣城高池深家計以立敵國外患復何能加故
文仲子曰安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正此
詩之意也城之不可不高池之不可不深是固然矣

若芻粟不多器械不利將焉與守然四事備矣而人心不固事亦難知又必威足以檢攝異同惠足以消融去就人自爲守屹若巨防如此則於應變保民也何有張侯其念之哉

內鄉縣重修廟學記

陝西副使
加叅政

許

評邑人

內鄉之有學舊矣特以時久漸就圯當事者亦嘗修之大抵不計久遠以故旋修旋傾蓋至於今而敝壞極矣前此邑人白之當道議復修之當道者以事體大非其人莫任也會邑侯尙公來迺始專其委任而

公亦慨然任之不辭於是庀材鳩工審勢度宜於凡
殿堂門廡以及坊扁墻垣或飭其所已弊或增其所
未備秩秩翼翼宮墻增色廟貌改觀矣至啟聖祠別
爲闢門樹坊獨全其尊而於學之東南肇建魁星樓
以昭文明之象尤爲盡制云事竣邑博王君屋夏君
正張君嘉聘謁予屬記其事予惟學以造士風化所
繫茲舉誠先文之上理立政之首務哉顧修學以崇
道也道不明奚取於學今天下道術率宗孔孟考之
夫經旨蓋而其所謂道可知也蓋孔子之言道曰達

孟子之言道曰經而至論入道之功不過好學力行
博學反約而已夫達非立異經非乖常而知行轉約
後又有軌轍可尋學者致此入於聖賢無難而由
亦不失遵道之民斯豈有異說高論以驚駭世俗
寥寥千載濂洛諸儒先後相繼發明而紫陽朱氏
共統蓋至我高皇初定天下與宋學士濂首議功
獨取紫陽氏訓詁至文皇時儒士朱季友者獻所
言盛毀濂洛關閩之說上怒曰此儒之賊也用楊
只士奇議杖遣之而焚其所著書夫二祖神聖濂

通儒在當時寧獨無見而何言道者至今迺紛紛也卽今致良知之說或以爲卽禪家明心見性愚固不能知獨竊惟夫多聞建事學古有獲著謨迺今新建之門弟子動以聞見爲俗學夫人則作瞋之而馳必有沉躓之患則孔門博學之行之先後明甚而乃徃徃訾之爲支離若迺離曰耽空守寂此出世法也顧可施之天下國家釋儒書曾不知其燕書而郢說也且其所稱

有契於虛寂之旨不過剽其緒言譏以爲

紫陽訓詁一切弁髦棄之蓋徒知

不知於孔孟亦且彎弧也道術將爲天

師儒之所教迪士類之所服習將何以也誠天

之辨已夫棟宇堂構黠聖丹漆巍如炳如斯學

之修上焉者之事也而敬業樂群闢邪崇正以標以

趣斯道之修君子之責也是故上養士則修學士自

奮則修道蓋相成也而今或大謬不然矣夫珠藏媚

淨玉韞岫山士誠砥行立名斯學不藉以有光哉不

然魚目混華其積巾緹什襲而中之所貯迺燕石不

將使有讖者大擲揄哉吾固願居斯學者慎念之庶
負修學之意也是役也起於己亥八月成於庚子
川天不煩里甲而財用出人情所協濟官捐俸繕
各捐貲多寡各有差若其一心協力工成不
侯之精神果斷實使之此皆不可以不特書云

內鄉縣新建城隍廟記

修撰歷任
吏部尚書

王

華

餘姚人

內鄉縣城隍廟舊在縣南門外一里而遠成化十五
年沃君文淵由監察御史來知縣事下車謁神至廟

臣神城隍是司乃不與食城中而置於野是
至將不居中軍而越處於外欲其號令三軍出言與
策以禦侮敵愾不可得已慨然有內徙之意時以政
未及成未果明年政通人和方與衆謀地以徙而都
御史王公適至以狀白之公志惟同下檄使徙相地
於城內東隅卜吉方議興工而縣值水明年復旱祈
禱不應歲連儉收兼之疫癘代作工不敢舉於是衆
相謂曰惟是水旱相仍而城隍神不我捍禦實惟處
非其所神棲弗寧自我民作非神咎也惟旱乾水溢

變置社稷惟古之義令君之意都憲公之檄此宜舉
予君乃爰合衆議遂率僚屬各捐俸餘集材鳩工而
邑民亦子來趨事經始於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十一
日落成於七月初二日不三月殿隆二丈五尺廣三
丈八尺輪二丈八尺前立重門後設寢殿傍置兩廡
又左右各建廳房二所以爲新官到任齋宿及道士
崇奉香火宿寓之處四面周垣垣廣九十四丈輪奐
翬飛高明爽闔遠近觀瞻日如歸市自是祈晴禱雨
響應也歲以有秋父老胡忠輩咸以爲神之功而

君遷徙之力也不可無述以詔諸後因而致幣來請
予言爲記予惟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定禮盡廢淫祠
而惟諸郡縣城隍廟及社稷山川壇獨存誠以城隍
之神庇內捍外保障一方而功與社稷山川等也崇
之奉之宜其至矣而內鄉之城隍廟處非其所神棲
弗寧如此其何以望其災患是禦庇內捍外以保障
我民也歟此君之所以必徙之也廟旣徙矣神棲寧
矣吾見宜暘而暘宜雨而雨而內鄉之民自天祐之
吉無不利矣君之德可忘也耶庸述以爲記而志之

內務府志 卷之九
君名頴文淵其字吾浙之寧波定海人昔嘗巡按江
西風裁凜持奸豪屏跡至今稱真御史必曰沃君沃
君云

創建魁樓記

前翰林院檢討李 蓼 邑人

邑大夫尙公旣大修學宮矣已卽其學之東南隅豎
一巨樓曰奎樓高四丈五尺濶二丈八尺其上三楹
可布十餘席巍然節然杏出煙霧余嘗攜酒其上環
而四顧曰佳哉斯樓何前此未有此也而學博至

帥也奎位西方爲文明之象故五星聚奎宋以爲瑞
而堪輿家又以龍首生角爲科名顯達之應則公之
取名斯樓者又豈異哉亦嘗觀於天下之事矣不揭
其象則昧者弗跂也不懸其鵠則瞶者弗聞也不神
道設教以惕之則流俗庸庸者弗醒也敝邑褊小士
頗讀書學問以讀書發家者有矣而邇或小間焉則
衆用憮然故公爲是醒之也夫天不人不贊人不天
不啟倘從是而地益靈焉學益懋焉周情孔思厚積
宏發琅琅炳炳科第繩繩沓至發山川之奇秘透世

內縣志 卷之九
運之光芒而國家人材之盛於斯地攸萃焉公之所
以建置之意屬望之殷典起斯文之功豈細也哉余
方與鄉士大夫快睹是役而三先生復茲請之故不
辭爲之記而因致頌於邑大夫也

重修嚴子陵祠堂記

前翰林
院檢討

李

葵

邑人

嚴先生光本姓莊字子陵後漢書載爲餘姚人故富
春山七里瀨皆在浙江嚴州而他籍往往不書然新
志載爲邑人引嚴光碣及任延傳爲據則其事固

嚴子陵爲光武故人光武起白水故子陵隱

南陽郡邑多有之余巴南十八里有小山曰富春
迤東五里爲湍河河堧疊石十數曰釣臺湍河則土
人咸稱曰七里河云斯其說傳之上世世遠相沿孰
能決其非是子陵旣生新野去此百八十里亦安知
其遺靈影影不時往來於此耶山頭有廟廢久矣余
旣謝官野處欽其高風而又幸爲鄉里之先生也乃
重建小屋三楹於山之麓貌先生像於中而爲之說
曰先生有言士固有志當光武重興漢祚雲臺之將
相環拱効力以共成不世之洪業彼子陵者亦安知

不自量其素而宋之諸儒論光武不處之繩愆弼違之任而欲相吏焉故子陵不就皆過也凡古之丘壑遺佚未嘗不各有自就而後人喜爲擬議引世之凡情以爲有欲爲而不得爲可爲而不肯爲者豈所謂得其情乎因爲歌以招之曰世日薄兮淫淫杳太古兮誰任望先生兮迥臨扇清風兮璫音薦蘋藻兮余心歌成刻之石爲子陵祠記

內鄉縣建原尙書祠堂記

河南副使

胡

謚會稽人

成化丙申朝廷以湖廣荆襄流民游集將構患簡命

以居者位則無所歸祇迫其變乃遣諸守臣分
所治宣布上德意以徠以綏得流民匿聚竹茶山
境及散處旁近諸州縣者蓋億萬計皆願就近地
爲編氓爰合衆議卽曠境建縣曰白河竹溪鄖西各
以其所聚櫛比編戶爲里分隸焉而在旁近州縣者
亦隨地附籍鄉府曰鄖陽治鄖陽縣以領新建并舊
置鄖房竹山上津凡七縣徠衛亦曰鄖陽分置湖廣
行都司並附府治以領湖南道所隸衛所與新創衛

凡十有七與夫壇廟學校倉庫城垣舉如制且爲簡
推庶僚中夙有治行者各量資擢授創建府縣之長
吏又以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公道宏預議多所裨
益請移漕其地期以二年訖事以代疏聞既悉允行
而陞原公右都御史尋轉南京兵部尙書以旌其功
未任而卒訃聞上深嗟悼贈公太子少保階榮祿大
夫賜祭葬於是鄖陽闔治泊湖陝河川鄰境州縣凡
是公撫治內者其民莫不悲思感慕且相謂曰吾儕
實予得免溝壑鋒鏑以全餘生於今日者皆原公賜

處方欲祠公於生而今沒矣盍祠公遺靈以祈永庇
聖遂各請於所司建祠其境詣奠不一有司以白於
吳公乃命吏民歲以公生卒日致祀焉若今內鄉所
建其一也按內鄉舊隸戶凡三千有奇屢被流民寓
止者以佃業構訟且鄰境邏勦蠶及無寧日今得原
公撫收附籍戶亦凡三千有奇殆與土著相半雖先
析迤西浙川等十保計戶千二百有奇別建縣曰漸
川而內鄉所隸視舊尚什加七八自是主客各安其
業且無曩昔之慮矣時前知縣徐君節因治民祠公

之意誠闢城南百步許隙地肇工未幾以徵拜御史
去今知縣沃君類以御史改任亟繕完之工既畢沃
君與其僚率士孝落之而告慰公神如禮歲修兩祀
以爲常先是吳公以事訖期滿請代詔進秩大理寺
少卿督撫其地嗣修原公之績今年秋吳公巡歷至
內鄉同寅僉事董君齡洎謚偕在焉因相與市香幣
筵筍詣祠湯湯退吳公屬謚書建祠之由於麗牲之
下不獲諱於後凡居天職以治天民者惟在願欲建

反是則雖有非常之功不獲

而民心亦去矣蓋斯民之熱則附虐則讐其理有不
可誣者原公之建是績也當前人激擾之餘而能收
其遺徒俾安堵如故且爲計經久故公雖沒世而民
之思報如生不約而同爲建祠血食焉誠禮所謂有
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非濫也彼
激擾以徼倖一時者能有是乎然則是祠之建非特
昭原公之績於不朽而實凡有官者之勸鑒繫焉安
得不書之以告將來

內鄉縣理學名儒祠記

陝西副使
加陞叅政

許 許 邑人

士君子砥德勵行要於成身其或得時則駕加名實於上下垂勲庸於青簡如古所稱以勞定國法施於民及禦大災捍大患者載在祀典食報無窮已卽終身蓬華或仕不竟所施而清修雅望表於里閭如古所稱鄉先生沒而祀於社亦不忝也蓋祀以報功亦以崇德故必衆好彼同然後尸祝無媿焉吾內鄉代有賢者其在元季則字木魯文靖公學以濂洛爲宗其施於用若不拜帝師開道闢邪與孟夫子同功卓乎不可尙矣越數百年則有默溪李公讀書談道造

汾試宰平山抗大隄卒乃脫屣歸來環堵蕭然
有以自樂亦有杏山李公拂衣公車樂志丘壑道契
五賢精專四始雖紫誥駢錫而荷衣不易視塵世寵
榮泊如也他若五美趙公孝友忠信經明行修蔚爲
士程儀齋曹公學必嚴敬肆之辨老不失赤子之心
鳴鐸兩邑聲教大訖此皆士林之偉望清廟之珪璋
文靖公故有特祠以時久湮沒而四公不列俎豆似
爲缺典邑侯冲台俞公閣邑志復質之輿情慨然軫
念乃構堂於泮宮之東北隅崇祀文靖而以明四先

生配題其祠額曰理學名儒公間過許子屬記其事

蓋公之言曰祠崇理學彰德也亦以風士也夫士習

關治道風之則在上昔在漢時上重經術則士務明

經上崇恬退則士抗高節其應若桴鼓理學明於前

代迄於今何哉氓也士束制科志青紫上肇輓以取

世資甚則羶悅於榮名朶頤於富厚不難以身殉之

矣士習若此世道寧復有幸哉夫啟昏衢者炳之

一衆趨者樹之軌士卽沉溺聲利與談名理未有

然失勃然與者邑有先逖其則不遠祠而祀之

之也詩子曰正功立德以垂不朽者
妙之雅尚也崇德報功以詔將來者勵俗之微權也
是故示之的罔不射矣樹之標罔不趨矣內鄉之士
自今觀廟貌而起慕景懿行以自淑故曰祠之爲言
思也思則邾邾則奮挽聲利之習使回心向道未必
不自斯祠之建立啟之矣此固俞公修祠意也俞公
諱廷佐婺源人字木魯文靖公諱翀李公默溪諱從
今李公杏山諱宗木趙公五葵諱經曹公儀齋諱鳳

岐

內鄉縣令吳公修工記

翰林院檢討歷官貴州山東提學副使 李一夔 邑人

內鄉之爲邑大而僻也其邑事率多以久而敝萬歷丙戌秋登州吳公來爲令爬刷振勵百廢咸舉越明年民漸以和迺始有意興造役取諸農之隙陶冶取諸城之隙舍諸輕刑者俾之出直與力而自督造官不一問其費以是民不告瘁工不淹時而縣堂而退思堂而六房公解而二門兩版房移舊迎賓館而益拓之他若按察司若演武塲皆以次增飭而登南官

屬則所創建者也或相時而更制或革故而鼎新或
合邑之觀聽豫百務之經畫猗歟其盛矣哉夫守令
之繫於民也要矣今之守令之難爲也劇矣日觀諸
隳墮而不爲之所是傳舍乎官曹也一思起而冀力
焉則又懼夫言者紛如而尾吾後也此作事於中世
之後者之難也蓋古之君子一心乎公家任勞與怨
不計便夫身圖期以獲上下之交而銷毀譽之搖抗
然後事克成功克著而黎疇樂以蒙庇此其中所委
蛇默運者微也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官府之內

以與作爲巨而所難言者已爾况乎百里之廣一邑之叢脞也哉吳公可謂殫厥心矣公他政事多所紀述而茲先志其興作之略以告來者以毋忘公也公名應科別號雲鶴山東世家其積學善政大有處

天寧寺碑記

李 藎

邑東北五十里許地名土北古保有天寧寺本

以歲... 誠從之寺舊爲廣濟

之柴水寮獲得一甬賜額崇寧寺今寺碑刻崇寧間屬
尚書省牒武勝軍內鄉縣崇寧寺武勝軍狀據內鄉
縣申近據鄧州廣濟禪院管勾柴水寮賜紫僧梵英
狀伏爲本寮在當縣界古縣店南耆舊相傳至和元
年五月中風雷夜作至曉見地裂有湧出大石併胸
與地平高五尺鄉人圍掘翌日復合如此數四衆始
驚懼就建磚塔以衛聖像遠邇之人翕然瞻禮至今
不怠元祐四年地主陳志宣捨地爲寮隸本州廣濟
禪院本寮顯是積古福地每遇聖節依諸處寺院啟

建祝聖壽道場欲望申州乞行敷奏特降朝旨賜立
名額縣司遂牒縣尉劉正因下鄉巡捕詣彼究問得
上項事蹟委是詣實外更體訪得古縣店北舊有崇
寧寺基南到今石佛約一二里郝筠於天聖五年請
佃崇寧寺基一所縣司根檢到郝筠元受經大縣請
佃崇寧寺地基立稅戶帖照驗並同本縣保明是實
契勘廣濟寺柴水院已有殿堂屋宇不須修葺營繕
伏乞保明奏聞乞特賜名額州司所據內鄉縣狀候

指揮牒奉勅宜特賜崇寧寺爲額其塔賜開先之塔

為名牒至准勅故牒崇寧四年三月十七日牒時中
書省列銜則司空左僕射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右僕
射太中大夫守左丞何中大夫守右丞鄧牒先是月
餘塔嘗放光及承勅始知塔放光之時卽奉勅之日
也衆益欽仰至宋孝宗乾道三年卽金世宗大定七
年十月崇寧寺僧法行於寺路偶見一小圓石有光
遂拾之上有文殊普賢像以示南陽令邵邦獻邵因
賦詩紀實云圓石大如卵光潤色正元上有雙松樹
白紋出天然孤鶴立松頂下坐兩金仙晤語契三昧

心會多難傳雲根孕奇物不知幾何年一夜吐光怪
老僧拾道邊香花日敬禮寶秘加誠虔我來因秩滿
獲睹知有緣中夜發嘉歎是用歌成篇因鐫詩碣碣
在今寺中夫地湧佛也塔放光也而圖石又吐光成
佛也然則寺不多異耶今山門扁字徑五六寸圖秀
可愛題云深州張瑞童書瑞童爲此書繼年三歲事
嘉泰章宗泰和八年戊申是又一異也矣

承青山獲國西齊王崔府君廟碑記

余邑西南四十里有山曰永青上有大王廟余曾覽
其巔見其廟額曰西齊護國王問之士人莫知何
神也因搨其廟碑碑半磨滅不可讀節其略曰鄧州
西北九十里高山南頂立廟者舊傳爲清山大王廟
也並建泰山府君行殿始自唐元和年置靈壇雖有
碑碣全無當今聖主功高百代德邁千王每頒天下
名額增崇禴祀蒸嘗都維那首清河僕射張絢幸逢
聖運喜遇豐年昭成始終之規特發修建之志惟張
絢先爲節將久踐台庭情懷履滿禮重仁和故顯名

山異事貽風后軼時大宋天聖二禩歲次甲子正月十一日記碑不著作者各氏又不叙王爲何神後世搜神記云唐貞觀七年祁州鼓城人崔子玉爲長子令遷滏陽縣令又遷衛州衛縣令晝治官曹夜理官府諸靈怪事甚衆年六十四卒唐元宗封靈聖護國侯武宗加護國威應公宋真宗東封岱嶽加封護國西齊王高宗南渡立廟杭州賜廟額曰顯衛而稟嶽懺云岱嶽顯聖感應護國西齊王崔府君則知王

也崔府君封王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元

東封泰山時今茲碑立在仁宗天聖二年非卽賜王
號之後十六年耶但碑云清山今名永青碑云併建
太山府君行殿今無聞久矣而碑所謂清河僕射張
絢乃當時修建廟宇者檢宋史諸書皆不見豈官爵
雖尊而功烈無見於載籍耶嘉靖間土人重修此廟
而撰記者見宋碑起首用秦皇漢武事爲比遂謬以
王爲漢武帝時人殊足哂也崔府君廟南陽諸地皆
有之因錄其行蹟大略饒石置廟下俾茲上人崇奉
者必所考焉

內鄉縣白崖山香巖寺碑陰記 李 襲

內鄉西南百三十里白崖山香巖寺

按一統志竟寧白崖山在內鄉

縣西南三百九十里山石瑩白舊有香巖寺

唐高僧慧忠國師居也而

統志及州郡志乃云唐憲宗時一行與虎茵兩禪師

所開且云一行在長安歸寂肅宗遣使護襯葬白崖

山鄧守表聞自葬後山中香風一月不息乃名其山

曰香巖考高僧傳一行平生並未來此山無歸葬山

中之說其所謂歸葬山中者正慧忠國師也得非以

忠國師事謬附之一行耶而忠國師傳又不載一行

香嚴寺 謂其矣又今香嚴寺 潤中作

謂慧忠國師喚虎處者忠國師傳不載而景

錄云金陵牛首山慧忠禪師命虎守倉又非

名而誤引諸此耶然彼另是一慧忠也又今

中有嬾瓚庵考嬾瓚傳亦與此山無與諸州郡

難信也顧如此哉

默巖寺前塔子環碑石記

李 葵

編目前記云倚帝氏繼民氏治世山海經有倚

山今內鄉縣有倚立山是也顧此邑人絕無知者

內鄉縣志 卷之九 藝文下

九

懷此久矣而蔑一考見一日過邑東默嶽寺一
聖寺寺前有三潭小廟中有金人所鑿塔子垣
吾邑北塔子灣水名默河源出北山峭立新
逸傳南陽倚帝山今日倚立余得此說喜甚
公案他籍罕載而騎立山即今所謂五朵山
之人又豈知之者乎故余深幸於此理恐

難題別篇一石明書此事

言塔子灣聖廟



晉書...以換...後之...

菊潭

李

菊潭 自古稱勝地余為邑人屢得遊矚其間每

一記事而因循未果也今年秋與胡君宗賢登

於金木寺再歷菊潭宗賢以為言會杜生士於

石傍懸志諸石曰菊潭在今縣北五十里有山

北來逶迤漸昂起曰丹泉山有水曰長城水亦

北來走山下山之崖壁巒岩可二十餘丈水涓

星下下見小坎如盆盎許清冽水映者迺菊潭

先之荆州記及抱朴子皆云南陽酈縣山中有
水谷左右生甘菊花墮水中世久水味變居民
水咸壽考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八九十歲而
書注王暢袁隗爲南陽令酈縣月輸菊水三十斛
廣久患風癱休沐南歸飲此而愈自後諸書無不
襲其說而好古槁詞之士率以不抵其地爲恨今
潭水止若盆盎勢固不足以給谷中人家而山
側絕無有菊鳥豈所謂花墮水中水味變能壽

耶今制內解茂
例取他山野菊小

菊譜云：有鄧州黃鄧州白悉由菊

而歐陽修亦謂菊潭之菊花小而香則入藥宜

采尙有之今顧絕耶無亦錄紙上陳說而實未究其

否也夫古書之難信也久矣貪泉之傷廉温湯之

病王升泉之除沉疴帝臺漿之愈心疾推類求之

樛麻蓋曾何必一徵驗而奚疑於茲潭與菊涉內

之人生其地而稔於傳聞未聞上世斯谷之多壽

也而獨抱朴子荊州記載之耶古今時勢固不相及

柯河漢也志稱潭水出石澗山者豈卽茲丹泉
爾古今異名也耶丹泉山麓有小泉相傳陰繫時
亦光鷄子大者因以名泉因以名山遂稱地曰
里而又非堯克三苗於丹水者也被丹水在今
西源出商縣竹山東流而下者也內鄉浙川
丹水菊潭兩縣遺址今皆吳辨而俗傳丹
水與彼丹水相混故爲少辨之也金水寺本名
官更名金水云

丁一 記

刑部 陰邑人
王事 今

內鄉西南百二十里，堡南保，卽古潁陽郡縣地也。舊
有十王廟，余嘗過其所，則座無神主，碑無姓氏，叩之
土人咸云：唐忠國師在京，國衰歸葬白崖山，燕子谷
香嚴寺時有十王護送至此，愛其名勝，弗忍去，後世
傳十王九不司，蓋楊說已久，不自知其爲烏有之說
也。余嘗請往，探取十王之有姓氏者，實之，幾不終於
鑿。蓋蓋虛設此廟，聽耳。其一漢桓帝延熹三年封河
間孝子，亦三尸亭，僕憐爲任城王晉壯，預左傳註三
尸。今丹水縣北三尸亭，一統志載三尸城，丹水城並

大業十三年

在隋書卷一百一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六月封丹水

侯暉為開陽王暉一太康十年徙封開陽王暉為開陽

王其一宋文帝第十八子休範封開陽王暉出通鑑

其一北齊書卷之九為開陽王出魏書其一北齊書

魏洛陽入也年帝時封開陽郡王出魏書志其一

太宗書卷之十七年徙東萊王泰為開陽王出新唐書

卷之八十五長壽王時武宗忌之因親身至香嚴

寺祈禱令時遂為沙彌出佛祖統記以上八王

皆自他處來詣此寺前並有碑

然未必有功德及民可百世祀也此外得有名
將而異代追封王爵者三洵可當祀典無殺故特表
而出之以補十王之數其一爲義勇武安王關雲長
漢昭烈帝時爲前將軍領襄陽太守順陽屬焉其一
爲鄂忠武王岳鵬舉宋高宗時收復襄陽唐鄧等六
郡爲湖北荆湘潭州制置使順陽固鄧地也時鄉人
請余文將勒之石余謂耆老主廟者曰若誠以其功
也則止祀關王岳王庶不歲耗若等血食若仍徇其
名也則并前八王祀之亦無不可者矣因作迎神送

神二闕以綴諸碑末

維神之來兮雲旂前掉群巫迓之兮作山鬼嘯狐

兎遁逝兮龍首蝸蟻

音料

赫赫厥靈兮無隱弗照於

萬斯年兮血食此廟

右迎神詞

維神之歸兮陟彼紫空粵擊我鼓兮聿考我鐘似
多悅懌兮庶寡怨恫白扶林叟兮黃舞村童以報
以賽兮懿茲歲功

右送神詞

按明萬曆四十二年頒賜帑金印造伏魔經懺

命全真道士周元禎賁至茅山有神宗勅書開

聖帝君位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道
壇朗靈上將三界敕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
飛代其釋教伽藍崇寧護國真君以唐忠臣鄂
公尉遲恭代勅今存句容縣茅山是關帝既進
位帝君岳忠武王又補位天將若與世俗尋常
王子同祀反覺褻瀆况北魏尙有順陽公元郁
追贈順陽王謚簡又有順陽王元仲景暨碑文
所叙入王恰足十王之數矣

崔府君彈文

刑部
主事李 蔭 邑人

昔季路問事鬼神而仲尼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豈不以人鬼之理相因而見譬之見烟者可以知火
而視波者可以知水乎故余嘗謂昭昭卽冥冥冥冥
卽昭昭夫人而苟不欲冥冥之索則已如欲爲冥冥
之索也舍昭昭何之焉今夫自京師以達於外藩其
勢至渙其事至煩其設官分職至衆也然內而六曹
職有攸歸不相踰越非謂天官氏賢可以兼地官氏
地官氏賢可以兼司馬氏也其在外庶官職有攸歸
亦非曰守令賢可得兼藩臬藩臬賢可得

東兩臺也何也蓋職有攸歸則名不僭事無所侵
勢不亂反是而能免於僭且亂者鮮矣夫其在昭
也既彌則其在冥冥也何獨不然吾意上帝之於諸
神必各有職守各有方位或所職在風雷則萬無侵
山川之理矣或所職在甲兵則萬無侵刑獄之理矣
或所建在燕趙則萬無擅而之齊楚者矣或所建在
吳越則萬無擅而之宋衛者矣何也幽猶明也神
人也未有越六封域亂其職守而可以攝鬼雄
冥者也吾鄉廟崔府君者數處初不醒其謂一

張神記載唐大觀間州川鼓城人崔子玉爲

遷滄陽令又爲衛縣

政有異績歿爲神宋真宗東

元僖宗遂加封護國一齊王記又載王日爲身夜則

登堂理冥府事夫所謂理冥府事者果冥府有按以

召之耶抑遊魂者自以其冤控告之耶設存之禮道

不忌類如此耶此其事之杳冥姑不必深辯獨府君

爲長子滄陽衛三縣令則今血食者宜若不越二

境內鄉非府君遠所臨蒞者也抑胡爲而祀之

而祀之神其豈之否耶孔子曰曾謂泰山不

守余於府君之廟之祀也亦云

封刑部員外郎許純庵傳

山東布政使

李得中

不獲產中鄉習聞先生行甚核蓋先生仁

生性純和容容與與飲人以和事繼母馬孺人斯

是省惟謹及孺人病嘗藥奉粥夔夔如也滿板便

親滌飲器歷三年如一日焉蚤歲師計然之技第不

善心計赤仄出入之際子不償母用是業益落而先

生晏如也先生中年失偶卽獨處不再娶蕭然環堵

手道書一卷自娛諄諄惟課叅政君評學及叅政君

登高第馳封先生刑部員外郎人方爲先生豔之而
先生謙恪自牧猶然一布衣也出行市中見黃口兒
有繫禽必鬻而放之迨捐賓客邑人思之不置夫孝
者士君子百行之本也先生恬於處約謙以履泰而
不以褻躬豈篤於孝者自無遺行與奕世而下子姓
升第振振爵起其亦令德之所培植者厚耳故曰先
生之爲人也殆古之篤行君子歟先生諱存仁字之
純庵其別號云

重建元字木魯文靖公祠記

本縣知縣

高以永

嘉興人

內鄉黨子谷故有元字木魯文靖公祠余常欲訪
焉而未知其存否也一日公裔孫如玉來告余曰先
人俎豆之地自寇亂後浸假爲浮屠氏居垂數十年
矣非公爲之質厥成小子敢過而問乎余曰噫祠之
設所以昭先型勵末俗也以余所聞文靖公生平力
學志道不囿乎流俗其立朝大節著在史冊皆卓然
可傳述元儒自許衡後惟公與耶律有尙能以師道

自任洵有功膠庠者顧可使公之祠委諸草莽乎更
一二十年後窮山荒徼卽欲有所觀感何從也其急
經營之母少緩如玉唯唯而退今年夏五月余過南
鄉渡丹江問所謂黨子谷如玉謁余而前指點其處
已于招提之旁得隙地鳩工而構數楹余爲再拜低
回留之弗能去秋八月諸生張著微等以祠旣成請
之郡守又請之學使者得並給祠額余旣嘉如玉不
忘先緒能復其禮祀又感張生輩肯左右孱齋而相
與樂觀厥成也是爲記

重修石堂山普濟宮碑記

本縣知縣

高以永

嘉興人

內鄉縣西七十里有山口石堂亦曰靈堂中有普濟宮慈惠普濟真人麻衣子修真處也麻衣子姓李氏名和字順甫晉穆帝升平丁巳生秦中幼卽契悟象外孝武帝太元甲申年二十有八辭其親學道終南山忽逢道者謂曰此非汝宅也南陽之間湍水之陽有山靈堂巖洞其旁汝則往之可以翕神功於蒼茫因往求之未識所在忽遇樵者導至洞門遂得靈境宴坐其中者十有九年安帝義熙甲寅厥歲大旱居

民以旱告請禱真人未應一夕忽有少年十二人前
語真人許之已而遂大雨十二人復來拜曰吾屬龍
也上帝以師道業成勅令輔師行化耳及迹之見十
二龍皆蜿蜒巖下各穿穴而去真人後遊鄖鄉歷宋
孝武之丁酉已百有一歲一日祥雲蔚興白鶴鳴集
遂蟬蛻焉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制表石門靈堂號曰
顯聖洞龍皆封公封真人曰慈惠普濟真人旌其宮
曰普濟嗚呼世稱神異之事吾不知其誠有耶無耶
然吾嘗聞清淨家言所貴學道之士必其抱真守一

之異世褒之顯數千百年父老子弟猶爲之奔

妻慕而不容已夫豈無故也哉康熙十有九年余

年內鄉冬十一月以事過浙川經石堂山見蒼烟

中有一宮歸焉而將頽者詢之曰普濟宮也時在

道人王鉉福與上人超塵者已謀之諸善信從事

柔其明年春邑大旱麥苗焦枯人民皇皇余率之

禱於神已而雨降四月麥有秋矣會有來言普濟

宮成者因追憶石堂靈異遂爲文俾刻之石且繫

歌歌曰

陽兮丹霄望崇觀兮山椒若有人兮坐翠微冠
芙蓉兮被荷衣風飄飄兮翳雲旂幽巖兮蘿殿群
甍家兮忽雷以電彼烟客兮與龍語降甘澍兮穀
士女金庭兮玉宸鶴駕兮逡巡潔五齊兮羞澗
壑吹參差兮舞繽紛千秋萬歲兮奉明禋

義民封安民妻關氏義烈傳

丁酉舉人

江

溥

邑人

安民者內鄉坊廊里人也祖父以來好行善性喜

其明萬歷中邑歲歉父天保出資賑貧崇禎間其

國初國初官安民坊之百兩後以進相僧辭弗受
訂義惇恤皆此類也始祖圻原籍南陽人洪武間
內鄉儒學訓導遂家焉其兄礪中永樂庚子鄉試

再傳曰達曰淵曰節曰賓曰來庭曰汝貴俱以明
世其家至天保凡八世生二子長新民安民其次
天保因業農感箕裘不振刻苦教二子學新民不
安民之篤而聲譽日起父不以安民不遇稍欣戚
至安民業亦益勤娶妻關氏氏以奩資爲楮墨費
民數不得志於有司氏修婦道未嘗以米薪匱乏

見顏色一日從容慰曰君何視科目之重也吾家
有田租蠶績夫耕妻媿獨不可樂業乎安民遂謝
學視構舍邑南三里許手植松檜祀菊有終焉之意
嘗語人曰使吾不以貧富貴賤累其心者吾婦之助
也遂杜門禁足教子以勵等研究經史氏嘗撫以屬
曰爾父二十年辛苦總在爾身責報爾勉乎哉氏
賣曲禮內則篇每稱引訓家鄉黨咸式其儉德明
遂破城所過無黜類時士民競竄族人謀去之

遂破城所過無黜類時士民競竄族人謀去之

脫刀兵阨夜夢神告之去氏泣曰夫疾久跬步不能
行安可偷生棄所天乎因命以颺等避以颺泣不行
氏曰吾婦人以專一爲貞爾當爲嗣續計扶之使去
俄頃賊陷城執刀斫安民氏泣訴曰夫病瘠甚何讐
殺之賊不從氏奮勇奪刀刃傷指折鮮血逆流罵賊
求死夫婦遂遇害時崇禎癸未年十月初五日也以
颺年僅十六聞訃泣血匍匐至躬負親屍捧土瘞埋
時賊邏哨絡繹竟不問焉衆咸異之順治二年冬以
颺列邑庠及六年邑令曲沃劉公緝堯取冠多士進

以颺於庭曰聞爾母死義爾冒賊鋒葬親可謂孝子矣十七年邑令喬公鼎臣聞而嘉之爲長句以詠其事是年冬別駕王公瑞麟署縣事因闔學公舉得入邑誌爲將來者勸野史氏曰士有巖居川觀與木石麋鹿伍君子猶撫其蹟傳之高士况女烈士貞一門雙燬奈何以微逃見遺乎謹錄如左雖不足稱軒之採聊以攄其秉彜好德之誠云爾

柴尙書傳

徵仕郎

高佑鉅

秀水人

公各昇字公照別號菊潭姓柴氏其先從西成軍人

王世祖徵明洪武間仕南陽府學教授於
亦卒後人貧弱不能歸遂占籍內鄉因家焉祖蘭景
州判官贈吏部右侍郎再贈南京禮部尙書父文璋
封工科給事中累封尙書公八歲始讀書年十有五
補南陽府學生歎粥讀書寒暑不輟十九歲爲南陽
知府段堅所知受業於門堅字可久陝西蘭州人景
泰甲戌進士得先儒薛文靖公瑄正傳者也成化丁
酉公以書經中河南鄉試時年二十有二戊戌會試
下第歸時段堅在位久志學書院生童日有進慮公

餘督課或有作輟思得名士專教之具書幣延公爲師公毅然以師道自重啟發不倦自後以科貢進學者甚衆丁未賜同進士出身擢授工科給事
死諫爲心謂官祿非夙志也孝宗立特爲置泮治三年庚戌春彗星見於東井公上克疏明曰遂下詔求言公應詔言十五事曰早視聖學曰重名器曰止營繕曰公賞罰曰恒政莊田曰息科擾曰罷異端曰儉服用曰省宴遊曰却貢獻曰去玩好曰恤邊士曰廣科目孝宗嘉納之是冬轉

科右給事中明年辛亥西直隸山東河南夏麥秋
大水百姓流移守臣以聞孝宗大驚惻手勅兩京大
臣科道官指陳時政得失公疏言親大臣弭災異撫
流移廣儲備四事命下該部依奏施行癸丑春中旨
取天下盡工起送赴京公以事雖微亦足擾天下上
封事請止之孝宗命未至者止之至者亦汰其半甲
寅轉本科左給事中時張皇親恃外戚之寵豪橫用
事且爲孝宗所親重勅下工部爲之起蓋府第人心
怨嗟中外無敢言公獨上疏切諫以爲勞民傷財辭

極剴直疏留中不發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越日
竟傳旨停修一時有君明臣良之頌乙卯遷本科都
給事中適司禮監太監常泰傳奉聖旨行取四川光
孝寺國師領占竹馳驛來京爲大慈恩寺住持禮部
尙書倪岳抗言乞寢奉旨領占竹着自備腳力來京
沿途不許應付科道交章論列又奉旨領占竹自備
腳力來京不許擾人公遂上疏曰兩降聖諭俱以腳
力應付爲言臣等區區之愚懇誠切諫初不爲是也

蓋明主在上招賢訪士爲國盛美設其人果足副吾

皇上股肱心膂之寄雖弓旌東帛不足以爲儀雖安車蒲輪不足以爲敬雖日賜尙方之供不足以爲費何區區脚力應付之足云哉領占竹者本西番之徒非我中朝禮義之教向因進貢來京冒獻凶穢之物假託祝祓之妄濫叨陞賞僭號法王罪惡深重糜費不貲皇上卽位垂日月之照廓有容之量姑從輕貸薄示褫奪并其一時邪慝之黨盡行發遣此實帝王之盛事而人心所大快也夫何一旦聽信匪人欲將領占竹行取來京上損聖德下惑人心有壞風教大

吳初政虧清明之治功隳盈成之丕烈所關匪細豈以惜過往之供費慮道途之驛騷云爾臣仰窺聖斷非果昧於是非輕重之辨而不致察乎群臣忠孝之心第因主於先入之言不得已而託此以塞諫諍耳是又非古帝王聽言之要也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又曰先王從諫弗弗改過不吝陛下安可聽一人之邪說而固違群臣之諫執已發之成命而憚爲不遠之復哉况今水旱蟲災連綿不已切防

天仁愛人君之意實亦

陛下殷憂疾疢之疇誠宜
宵旰焦勞圖務庶幾
明聖德察納忠言未可作
無益之事竊思諫之路也
且祖宗設置六部卿佐科
道止欲規正闕失陛下於

禮部覆奏不之聽是大臣
不足信矣於科道論劾不
之聽是言官不足信矣大
臣與言官之言舉無足信
者抑何取於領占竹之一
番僧反覆而不悟耶領占

竹之爲佛法臣不知其何
如然決其必不能當天下
之責任以上紓九重之憂
必不能濟天下之緩急以
下解兆民之困陛下亦何
取於此哉佛法以清淨無

欲爲本以空寂無心爲此謂西方爲極樂而以東土
爲無量苦惱謂彼爲此岸而視吾人世猶沉遠漂
海彼領古竹者誠有得佛法自當尊佛之教安彼
樂土豈彼慧岸何動念以華甘溺富貴之苦海是知
特假佛之名以欺世實以佛之教以求榮而衛之
能靈異亦彰彰矣臣嘗讀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
人之徒也先儒解之以爲邪說害政人人得而攻之
不必聖賢正如春秋之立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
不必士師也今領古竹以惑世誣民之說演無父

君之教正所謂人人得而攻之討之者臣以不才職
有言責誠不忍坐視聖上有此失政若顧慮緘默保
其身則得矣其如累我皇上罔愆之帝德損我皇上
清明之治功何固知臣介之品不若禮官倪岳之
尊臣一人之言不若科給僉同之論特一念犬馬之
誠深懼夫人主趨向事謂若微關繫實大臺盤有差
基禍非淺輒敢披露愚謂仰希睿鑒伏望皇上致察
於禮部並科道論諫之言懲創於往時領占竹等冒
濫蠹耗之弊宜從妖僧等曉邪巫李孜省等置諸極

刑以雪衆憤可也切願聖寢前旨無令來京今後敢
有左右爲其請託希進其黨引治以重罪庶幾絕
邪說之害於將來保盈成之治於永久天下幸甚疏
奏帝詔曰領占竹妄誕欺罔賁緣來京不必行取
蓋聞知之丁巳夏五月丁母孺人蘇氏憂公聞訃大
驚絕而復甦大學士劉文靖公徼重其直諫知其孝
思特爲文以表其母之墓公抵家治喪事一遵朱文
公家禮父欲從俗用浮屠公反覆幾諫乃不果用成
禮葬母于消水之陽公曰恨不獲親視含歛祭葬

竭敬廬于墓側朝夕奠手植松栢數百株日
上數筐封墓寒暑不輟唐成王知之貽書問慰勸
還家守制以免寒濕致疾公惟啟謝而已己未秋

閏庚申春赴京改除兵科都給事中值大同有邊
警命將出師公叅駁章奏簡閱功罪訪察邊弊肅然
不素時平江伯陳銳統重兵在大同惟事杜門老師
玩寇虛耗糧儲邊民切齒望其還師科道會議無敢
言言者公毅然具稿拉兵科同官三人署名以進次
日得旨將陳銳等並原領兵馬俱取回京偏裨以下

各置於法厥後兵不擾民邊聲大振寇退民安大同
人咸歸德於公他如革盡工止度僧定柴夫俱永著
爲令辛酉春正月擢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奉勅綜理
糧儲公巡歷所至察革姦弊興學勸農墨吏望風引
去是年山東旱蝗夏麥垂成黑疽傷批秋大雨田禾
泮沒公具由轉奏租稅已經蠲免而戶部以邊警猶
檄徵如故公適部糧至京上疏乞免災傷地方重徵
應免錢糧以甦民命命下戶部行之宣府龍門喜峰

古北口諸倉亦比例各被災民甚德焉乙丑春

月陞廣東右布政使有大盜平作辭者于地名十三
村聚衆剽掠久爲一方害巡撫檄公督兵征勦公恐
倉猝進兵玉石不分先爲開誠招諭殲厥渠魁散其
脅從之衆一方以寧未嘗妄殺一人以貪功賞守臣
奏捷賜公紵絲二表裏紀功銀牌一面正德元年丙
寅公以北人不服嶺南水土上疏乞恩改任養親章
下所司是年夏遷山東左布政使舟還荆襄所司盛
備天馬至則行李蕭然一路人人嘆美及之任山東
南民夾道歡迎日柴使君又至矣丁卯春擢都察

御史巡撫江西上疏乞恩養病不許三月
夏議裁江西巡撫遂回籍候補秋七月改巡
西公以原籍具疏迴避旨以離陝年久仍令之
西亦新裁三邊總制悉聽節制於巡撫公兼
巡撫地振作憲度問者凜然公于固原環慶蘭
州等處訓度軍馬防守肅號令公刑賞慎間謀
務開實宣示威德迨無燧警士庶和平明年
京察自陳溫旨褒其才
以副委任不允所辭

我七月轉本部左侍郎適病書缺公攝部事嘗屬
獲手自省則凡所以一壞銓法者俱議請廢正法此畫
一凡二年間整裁以當黜陟惟公物望益然歸之庚
午秋陞南京禮部尚書公日講求制作之原後以感
天地格祖宗和上下韓家邦有議其逆濶者公不顧
也辛未夏贈祖封公皆資政大夫加其官轉南京兵
部尚書奏勅守脩南宮家乘贊筆務公上疏乞恩休養
養病濫旨褒其若公清純總達老成方委榮贊重任
有疾宜善加調護勉盡職務不允所辭公在事令行

禁止軍民愛戴權豪歛手黷貴戒騷時山東河南而
直隸流賊嘯聚萬餘攻陷城池勢甚猖獗江左承平
日久民不知兵業以法度廢弛武備不修人心恇懼
荷擔而立公恐賊勢蔓延漸生渡江之計倉猝逼近
南京奏報不及遂上疏請命一應委用官員調發人
馬及糧草竊賞之需戰守供應之具欲從長區畫
宜行事兼奉俞旨便寫勅與內外守備叅贊等官
親軍馬嚴謹關防相機行事其餘俱依擬行公復
陳西都形勝粵日祖宗朝迄今百數十年設官置

義奈何承
疾一而長衰衰加以內府冗員四方

饑盜屢數
遂至以救時弊收人心弭寇盜爲

急務條奏十二
率祛逆瑾餘孽帝命各部悉如奏

行之自是不悅
滋衆公奉勅諭會同守備南京司

禮監太監黃偉
一科道官揀選官軍又常至教場操

練然嚴正自持
一務而外未嘗與偉輕接一談也公

殫竭心力選將
分布據守盜隨以息因以積勞病且

乞休優詔慰留
于申春公父封尚書文璋卒於家公

聞訃長號卽日
謝事奔喪晝夜悲淚哀毀過禮遂致

左目失明具疏乞賜父母並祭合葬秋八月遣官諭祭命有司修造墳墓公復廬墓二年杜門謝客足未嘗一涉城市迄於服闋具疏乞恩休致溫旨褒其練達老成敷歷中外多効賢勞待有相應員缺起用不允所辭乙亥春改南京工部尙書年正六十再疏請老溫旨慰答趣令到任公不得已一至任未及半載連疏請告致仕情詞哀切乃蒙俞旨乘傳還鄉公既歸爲德廢倦里有婦喪不能舉者力爲之助雖至再

二無吝色杜門謝客構亭後圃吟咏其中守臣及言

官果薦起不赴四方名賢至者必絕廬請益世宗
特賜書存問嘉靖十一年壬辰卒年七十有七賜
祭葬贈太子少保祀南陽府學鄉賢祠公自給事以
至尙書持議嚴正公論無貶辭以清慎知大體無所
依違見重於世子四人肱以蔭補國子監生任南京
鴻臚寺署丞彤歲貢馬湖府照磨眩嘉靖庚子科舉
人勝奉祀生員

贊曰昔人謂名臣之業各有遠於心傳者其信然乎
柴尙書德益宏深才猷敏達得君遵會聲施炳焉然

升其淵源實有所自蓋受教于崑南陽而因以得薛
文清之正傳者也今而後知講學之功良不誣矣雖
然非得明孝宗爲之君卽多所建白亦安能諫行言
聽自致通顯乃爾哉

許按察使傳

徵仕郎

高佑鈿

秀水籍
嘉興人

公諱宸字素臣別號菊谿姓許氏其先山西曲沃人
五世祖貴流寓鄧州之張村里高祖耀徙內鄉樂其
風土遂占籍焉曾祖存仁封刑部主事贈員外郎祖

評嘉靖乙丑進士陝西按察司副使加陞叅政致仕

父維清萬曆癸卯舉人以公貴贈陝西布政司右叅
議兼按察司僉事維清生四子公居長天啓丁卯以
春秋舉河南鄉試表策刻程文式多士崇禎癸酉流
賊攻內鄉公父子並以孝廉里居毀家紓難力保孤
城者垂十年庚辰成進士授山西河津知縣有惠政
歲凶捐俸賑饑全活者甚衆辛巳夏丁父憂號哭奔
訃哀動路人是年冬流賊破南陽府屬邑瓦解時諸
弟宣宋官並爲諸生公欲獨守父柩而命諸弟攜家
保赤眉城寨諸弟不忍去親知力勸權宜浮屠始扶

柩暫厝祖塋賊稍却尋卜臘月三日合葬父母於虎頭山公見寇勢日熾非旦夕可滅欲避地江左挈諸弟盡室以行再三言之不聽公不得已遂獨浮家東下後寨破諸弟全家殉難事詳邑志服闋棲遲者久之巡撫都御史郝彪佳題補所轄鎮江府丹陽令丹陽夙稱難治公恩威並濟士民悅服邑紳賀司徒世壽張冢宰從並喜曰吾鄉得賢父母矣江上多警公晝夜騎行馬傷足不能視事遂以病請歸

養疾山中

乃於乙酉閏六月免復就職是秋同考江南
試職拔置御史文驥孫檢討自式陞益陽縣守錢
壽中祖壽曹遂安垂璫張咸陽寬等皆知名士時浙

東閩浙未入版圖王師征討絡繹丹陽實爲孔道

一切車馬舟楫芻茭糗糧供億浩繁公每當飛檄雨

下無稍經營軍無廢事民不罷勞丹陽人深德之爲

立生祠廟治丁亥舉事屢賜襲衣擢禮部祠祭清吏

司主事適舉行郊天大禮公博考古今典故多所

詳定有白金之賜戊子奉命頒詔於湖廣之湖

北敬慎將事盡却贈賄還 朝復 命還本司員外

郎庚寅遷精膳司郎中釐革直省解銀添搭之弊清

理奏銷錢糧滿漢兩衙書皆稱爲廉能辛卯遷陝西

撫治商洛道兼管屯田驛傳駐劄商州布政司右叅

議兼按察司僉事商洛路當衝要巖嶺與峻久爲通

逃散洛南賊首何濟山以青衿倡亂聚寇萬餘盤踞

其中負險爲固流毒秦豫者八載 朝命會勦莫能

奏功公蒞任卽示以威信許赦脅從但能擒縛渠魁

書音以未罷乃相率縛何濟山以獻遂散遣其衆盡

掃妖氛蓋一日之間商洛歡聲動地者六百里公在
商州知商爲名邦自大雲寺建於金鳳山上有傷來
龍文風日衰科第絕響公毅然曰崇正維風予之職
也卽毀其寺而建文昌閣月之朔望集諸生童就閣
課藝手自校閱爲殿最士氣大振周蒲壁羅立賢牛
郅容孔吉人吉臣高其志等遂聯翩得雋他若察吏
安民興利除弊皆有實政癸巳復舉卓異甲午擢通
政司左叅議乙未遷順天府府丞提督學政聲望日
隆歲丙申上方以愛養蒼生爲急擇卿貳侍從之

臣增秩出爲藩臬謂之借才公加級出爲江南等處
按察使司按察使至任焚香告天不敢妄殺一
人江南民俗日媮訟獄繁興公嚴絕告密誣迯者惟
重聽之吏城社之奸是問鋤抑不少貸如孫起鳳屏
害達諸案力謝請託坐是與當路不合至雅按督糧
運張懋忠淮海道李士劬等意王平反竟以此鑄級
用公曰刑獄天下之平也何敢以意爲輕重吾安
而不得吾貧賤哉卽買舟西歸圖書之外襍被蕭
緣於故廬東偏頽日躬耕督子孫讀書其中

菁花種竹興到則據梧浮白微吟自適四方名流至
卽與論古法書名畫金石彝鼎之屬流連觴詠間命
奚清歌一闋子夜不倦或徜徉於孤峯天池瀉河
丹水不復問人間事辛丑夏仲遴疾卒於家年六十
二邑人公舉崇祀鄉賢祠祖孫父子俎豆一堂可以
觀世德矣所著有淡止園集載石吟躬耕堂詩若干
卷子三人晉歲貢生哲廩膳生魯官監生諸孫鏐鑑
銳鏗欽銓鎮曾孫準濬淵瀾爲諸生者今十有一人
而鏐鑑銳鏗廩於學宮

贊曰公與先子同年進士先子早以離憂卽世公方
數歷中外予嘗至京師聞沈文恪荃施侍讀閏章稱
述公金陵治狀心切嚮往之及予過內鄉而公之墓
木亦已拱矣天實生才又不使竟厥施何哉雖然
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公孫皆悔過
善讀書公之後未可量也於此徵天道焉

內鄉賢侯高公去思碑

杞縣儒學訓導

鄭

坦

邑人

內鄉僻處萬山之中土瘠而民貧其間緣南

耕鑿者又皆瘡痍之餘也而復益之以

國體之累凋瘵既深元氣難復此雖極意拊循
俸治况復有意外之征乎內邑顏料之供舊額黑
三百勛康熙二十四年部議以不敷 國用豫省加

銀五萬勛而內邑獨得二萬八千勛有奇以一邑
全省之半物力民命何能堪此議者謂內民當急爲
控訴願以却顧不前爲異而吾以爲無異也是猶舉
鼎之任責之於資育之勇則踴躍赴之若庭羸之夫
未有不氣喪神沮而却走者彼固謀朝夕之不暇烏
能爲萬里之控告乎蒞斯土者將以奉上則民力竭

將以全下則上供闕我邑侯高公急走省會竭誠呼籲屢以去就爭之雖一時未能卽免各上臺感公之誠勸令同府州縣權爲協濟者已三年矣至于內鄉之所辦公復竭盡心力多方設處終不忍以困我民年來爲民請命之辭內民彙刻成帙今年春大中丞丁公填撫河南覽公之詳咨嗟入告部議以內供所需難于蠲免而我公復有安州之命上之未邀蠲免之恩下之復奪慈母之恃內民將何以爲命哉然猶賴公之力得成協濟之局而內邑之所辦又未

之於南畝後之人做是意而施行之公之造
邑者誠無盡也今 聖天子求治若渴安州

在畿輔之下公之仁心善政旦夕升聞 召公入

大政取內民之所不能自陳者而代陳之尤內民之

所引領而禱祝之者也公賦性寬仁休休之量不慙

不疎遇大事他人所震驚弗遑者公以談笑處之罔

弗濟也爲治以和易爲本雖極拂意之事從未嘗見

公之怒九載來深仁厚澤入人于骨髓邑民聞公之

行至有歔歔不能自己者墮淚碑不在峴山下矣公

諱以永字子修爲浙西嘉興世家由癸丑進士出宰
內鄉今陞直隸安州刺史其長公早登辛未進士負
時重望諸子姪皆有駿聲知天之報施我公未艾云

內鄉許氏七義烈傳

王猷定

南昌人

按察許公內鄉人也有弟曰宣曰宗曰官崇禎辛巳
流賊陷南陽許氏居山寨固守先是河南諸府縣旣
陷賊輒置官吏許氏先人協守孤城不下者十餘年
饑歲饑無儲城乃陷置吏時朝命會勦詔諸路山寨
起兵恢復城池按察公聞命乃圖恢復勦知山寨不可

欽挈家東下謀聚衆再舉宣曰寇敢據城池以境
授易以虛聲恫喝耳歲無常歉吾率丁壯且耕
且守與村社相聯爲犄角乘時觀變可也柰何棄墳

去將安之公曰時勢至此恐未可卒圖也趣諸弟
盡室行不可公復警以覆宗宣欲行寀不可公不得
已乃行已而族人承業倡義入鄧州執僞官戮之事
聞烈皇帝手勅授都司爲諸道勸宣等率義勇夜襲
內鄉擒僞知縣王簿以露布送之上功督府是時朝
廷日嚴旨督大臣勦賊顧總督多畏縮不敢擊朝議

往往以朋黨私隙謀報復陽爲推轂實借寇兵報仇
誓撫一命如驅羊就虎甚則借招撫與賊通而諸將
益驕蹇不用命以故賊益張至以亡國使盡如宣等
天下事不尙可爲哉僞官旣擒賊帥怒驅衆襲內鄉
適大兵失利無救援者城寨俱破寨且破家生母常
氏先墜井死家繞井悲號隨入井宣妻鍾氏官妻陳
氏自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鰥寡居從母覓亦
自縊皆不救也斷繩墜將脇辱皆厲罵一賊謂許氏
好順我不殺汝兄弟爲婚期以

激甚後盡身入火賊拜

皆死兵稭給事中李公

知縣後巡按李公若環

國許氏死節聞侯特贈焉

未及止其事部議贈宣察

漢王新骸死宣官鐘氏陳

河鄉縣志卷之九下終

重修巫馬子期墓祭文

署縣事
鎮平尹

蘭惟謙

蒲城
進士

性命之理人人可傳得其旨者爲聖爲賢嗟我夫子
聖門高第道或失傳名貽後世生本陳士卒葬中鄉
兵火之後墓址幾亾謙攝茲篆求得故迹禁止樵採
封丘立石春秋祭享以妥先靈致祭之日定於上丁
願我夫子常爲道衛默佑此邦斯道勿墜謹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